

娄东文化丛书第一辑

古港浏河

中共太仓市委宣传部 编
太仓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西泠印社 出版社

总序

浦荣皋

《娄东文化丛书》即将出版问世，这是太仓现代文化建设的一项成果，我为此由衷感到喜悦。

太仓历史悠远，人文荟萃，形成了意蕴优雅、独具风格的娄东文化。太仓在吴国时曾屯粮建仓，元朝开埠海运漕粮，明代郑和从太仓扬帆七下西洋，由此奠定了太仓“六国码头”通都大邑的历史地位。太仓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又是江南丝竹的发源地、娄东画派的发祥地，以及神话传说“牛郎织女”的诞生地。太仓地处江尾海头，被誉为鱼米之乡，蕃衍了色彩斑斓的娄东文化，也孕育了不可枚举的历史名人。太仓人民的勤劳、睿智和淳厚，滋育了娄东文化这朵绚丽的奇葩。《娄东文化丛书》就是对娄东大地文化瑰宝所作的真实记录。

娄东文化意蕴丰盈，是太仓人文精神的内核。弘扬娄东文化的时代价值、先进思想，对于凝心聚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2007年，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启动了对娄东文化的研究编著工作。《娄东文化丛书》第一辑，是研究工作的阶段成果，包涵9册，分别是《民间传说》、《方言探析》、《沙溪古镇》、《古港浏河》、《太仓与昆曲》、《娄东园林》、《王锡爵》、《郑和》、《唐文治》等，约119万

字，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研究成果力图展现娄东文化的重大领域、显性样式和历史价值，再现娄东文化风范，为进一步创新娄东文化精神，构建娄东文化新内涵，提供了导读文本。希望更多有识之士，深入挖掘、研究娄东文化，展现娄东文化的恢弘气势和现代性意义。

文化是发展的奠基石。太仓改革开放 30 年来，先后抓住农村改革、浦东开发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大机遇，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由农转工”、“由内转外”、“由量转质”三大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长三角增长极重要的板块和节点城市之一。而推动太仓历史性跃迁的一项重要力量，是以娄东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在不断嫁接、融合现代文化、时代精神过程中，探索创新制度文化、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的人文力量，表现为自觉地构建和践行“精致和谐、务实创新”的太仓城市精神的历史过程。

太仓是历史文化名城，未来的现代化港口城市。太仓文化现代化建设，要与现代化经济、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内涵相一致。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巩固全面小康社会成果，奠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崇高理念，不断创新和传播现代化实践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培育一大批现代性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发展以人的文明为象征的先进生产力，进一步提升以地域特色文化为标志的现代城市发展水平，不断创造太仓现代文明建设的环境魅力，提高消费群体融入文化创造、文化交流、文化展示等更高品位的文化需求，增强娄东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交相辉映，在内涵、风格和样式上的发展活力，塑造“文化太仓”的崭新形象，推动经济社会继续又好又快发展。这是文化领域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使命，也是研究编著《娄东文化丛书》的旨要。如是为序。

序

王鉴清

浏河，古称娄江，亦称刘家河，是长江入海口南岸与吴淞江齐名的河流。娄江口形成的刘家港（即今浏河镇），历来是“江海要津”。三国时是东吴政权的通海门户，东晋南朝时又是海防重地，唐代被称为“吴门”，开始物流海运。北宋景祐年间，娄江口形成集市港口。元代创海运漕粮，刘家港成为江南漕运基地，“海舶千艘、商贾云集”，刘家港蜚声海外，被誉为“六国码头”。明初，大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从刘家港扬帆起航，七下西洋，港内“高檣大桅、集如林木”，“番商夷贾、徜徉街市”，刘家港名扬四海。明清时期，又称刘家河（或刘河），是我国长江口近海贸易的集散地，鱼、盐、米、布，南洋北货，充斥于市。港内“海舶鳞次栉比，眺望海船相衔之尾，已在大海中矣！”。

浏河镇，亦是我国东部海防要塞。它雄踞于长江入海口，是兵家必争之地，经历了一次次纵横捭阖的激烈斗争，涌现出一个个鲜活的爱国保家的形象及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展示了浏河镇独特的兴衰历史。

浏河镇也是一座千年名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昌盛，胜迹斑斓。境内士农工商尊师重教，人文荟萃。明清两代浏河地区学子屡屡科场中举，计进士 26 人，其中榜眼 2 人，举人 63 人，诸生（秀才）227 人。民国以来获教授、研究员职称的专

家、学者多达 120 余人，其中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就有 4 位。

进入 21 世纪，古港浏河镇焕发出勃勃生机。境内各类工业企业、经济实体千余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序推进，社会安定，市镇面貌亮丽，人民生活富足，被列入“全国重点镇”。

目 录

总序	浦荣皋
序	王鉴清
古 港	(1)
东吴政权的通海门户	(1)
唐代的吴门重地	(4)
宋代娄江口海港初成	(6)
元代海运漕粮	(9)
“六国码头”	(11)
沙船之乡	(13)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	(16)
明朝的海贸	(21)
清朝前期的近海航行	(24)
晚清民国时期的海行业	(27)
古港管理	(31)
雄 镇	(34)
海塘	(34)
浏河	(39)
市镇	(43)

海洋渔业	(47)
名楼古宅	(51)
交通邮电	(58)
学校	(63)
医院	(68)
古桥闸坝	(70)
庙宇	(75)
园林胜景	(85)
碑刻陵墓	(90)
战 事	(100)
古代浏河口军营	(100)
宋末元初朱清、张瑄屯兵娄江口	(103)
元末刘家港兵祸	(104)
明代刘家港抗倭事迹	(105)
明中期刘家港江海武装走私集团	(108)
明末刘家河地区的义军活动和抗清斗争	(111)
晚清太平军在刘河	(114)
江浙军阀浏河激战	(116)
“三·一”日军偷袭浏河沿江地区	(118)
“八·一三”事变日军对浏河的入侵	(121)
日伪时期的王士兰游击队	(123)
浏河镇解放纪实	(125)
文 化	(127)
古体诗文	(127)
民间文学	(131)
山歌、民谣	(138)
文艺社团	(140)
音乐舞蹈	(144)
书画	(146)

戏剧	(148)
曲艺	(150)
趣闻轶事	(151)
地方掌故	(155)
民间传说	(162)
历史事迹	(166)
要事记述	(170)
人 物	(177)
古代	(177)
近现代	(193)
当代	(219)

古 港

东吴政权的通海门户

约 6000 年前的浏河地区，尚在长江口外浅海波涛之中。后来由于长江河口段泥沙淤积，西周、春秋时，沙洲渐露海面，与太仓冈身涨连，成为海隅之地，蒲苇丛生，水草遍野。秦代属古繆县，有先民在此刀耕火耨，以繆田之法垦殖，可谓沧海桑田。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时改称娄治。东汉光武中兴后又属吴郡娄县。那时被百姓开垦出来的滨海地区，大都成为吴郡权贵和江东士族的田产。

浏河，唐宋以前称娄江。娄江是太湖三大泄水通道之一，《禹贡》云“三江（东江、松江、娄江）既入，震泽（太湖）底定。”娄江出吴县鲇鱼口，东北入运河，经苏州娄门，东历昆、太，由境内入海，全长 92 公里，故浏河实为娄江之尾闾。三国时，娄江口位于江海交汇处，江水直泻，海潮奔涌。“水势洪驶，宽十余里，少无迂曲，直下大海。”^① 其时，娄江口的北侧，已由渔民踪

① 宋·朱文长《吴郡续图经》。

迹。《舆地志》载：濒海渔民“插竹栅列海中，两翼向岸，潮来栅没，潮落栅出。鱼随潮而入，潮退为竹栅碍而留，为之滫（今称“簍”）。”

那时，娄江口是呈喇叭状的自然港湾，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吴政权的通海门户。吴嘉禾元年（232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至辽东，会公孙渊，途中被魏将田豫要击，斩于成山。二年，孙权又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资金银珠玉，九锡备物，泛海济渊之军食。孙权命大将甘宁守御娄江口。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因屡挫曹兵，数立大功，被称为江东虎臣，授天冲将军，择居娄县。^①那时出入娄江口较多的是蒙冲、艨艟、露艇等战船，娄江南侧的淞江有一条青龙江（青浦境内），相传因当年东吴政权在那里建青龙舰而得名。娄江口偶尔亦有供东吴官员、使臣乘坐的楼船通过，楼船首尾狭长而中间宽展，中舱置楼，高数丈，故名之。此外还有被称为舩的粮艘进出，民间则以江海捕捞的渔船为主。

东吴政权为加强统治，笼络江东士族，起用陆逊为海昌屯田校尉，顾雍为吴郡丞。孙权还将其兄孙策的两女儿嫁给陆逊本人与顾雍的儿子顾邵，自己则娶娄县望族徐氏（家茜泾）之女为妃，以巩固吴政权。赤乌初年（238年），吴大帝孙权督师于娄江口，其陪侍爱妃徐氏急病暴亡，孙权深切思念，命工匠筑砖塔于燕山冈（茜泾古称），后人见砖塔上有“赤乌”年号及铭文，就题诗于壁，云：

徐氏一去越千年，古塔亭亭尚卓然。

绝似凌空一枝笔，醉吟借我尽江天。

娄县辖娄江、淞江及滨海广大地区。陆逊是东汉末年庐江太守陆康的侄孙，因破荆州擒关羽有功，先后封为华亭侯、娄侯。顾雍则官至尚书令，封遂乡侯。他们在娄县拥有大量田产，建立

① 民国初太仓县城清理街道废居时，发现城厢镇内有甘宁故宅，并留下“甘井”一口，井栏古色斑驳，井底深不可测，水清澈洁净。

起庞大的庄园。“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野，田池布千里”。^① 陆逊的叔父、陆康之子陆绩，官至郁林太守，据说他曾 在娄江口之北一舍之地率百姓拓浚河道通江海，陆河市因此得名。那里的元宝泾（鹿河镇西）还有他的坟地。这位以怀桔孝母而扬名的清廉官员的后裔大多生活在当地，时至今日，陆、顾等仍是太仓沿江地区的大姓。

晋建兴元年（313年），吴郡娄县海滨浮来二尊泛海石佛，引得众人前来观瞻，轰动一时。不久，吴郡仆射徐真在陆河捐宅建圣像寺。后来吴郡佛徒朱膺和东灵寺博尼来海滨审视，确认此两尊石像是从印度洋飘海而来的名为维卫和迦什的佛像，遂又迎至吴郡城通玄寺安置。^② 此事迹后来载于敦煌莫高窟 332 窟南壁上。南朝时，梁简文帝萧纲作《浮海石像碑铭》：“晋建兴元年，癸酉之岁，吴郡娄县界，得浮海二石佛。此处有人居，以渔者为业。”

东晋南朝时，黄河流域“五胡乱华”，中原百姓纷纷避乱南迁，娄江口一带得以被移民垦殖，农事有所发展。由于宽阔的河口潮汐迅急，水势浩渺，成为海防重地。那时游弋娄江水道的战舰船除蒙冲外，又有飞舸、凌波、掖电、舳艟等各种名号。其时娄江下游“帆樯如芒桎（意鳞片），方舟溯大江，舟楫十万扬风声”，“船舶千艘并载士，两边八十棹，棹手皆南人，往来如奔袭，捷过胜风电。”^③ 东晋咸和二年（327年），权臣苏峻谋反，派贼帅张健据吴郡。郡人前义兴太守顾众率兵自海虞（常熟）入娄东，与贼别将刘徽激战于娄江口，大破之。咸和九年，吴郡内史虞潭率众筑防海至于娄县海滨，护岸以抵咸潮，兼御盗贼。隆安五年（401年），信奉五斗米道的海盐暴民孙恩倡乱，率众渡海侵扰娄县海滨地区。吴郡太守袁松山领兵进击被杀。后由东晋大将刘裕率精锐追击，迫使孙恩等逃窜海上，最终绝路自尽。南朝齐梁年间，娄江口一带渐有安宁，形成一个不小的渔村。梁武帝

① 葛洪《抱朴子·吴地》。

②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一》。

③ 《梁史·王僧辩传》。

萧衍大兴佛事，史载梁天监年间（501—519年），建灵慈寺于娄江口北侧老岸。太清三年（549年），发生侯景之乱，大将王僧辩派部将侯瑱率锐卒追剿，侯景一伙仓惶向东逃窜，妄图盘踞娄淞沿海地区作垂死挣扎，然而其手下残兵败将，无心恋战纷纷投降，迫使阴谋家侯景本人与心腹数十人仓惶乘船逃匿海上，为不使渡船因超载而沉没，竟残忍地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推入水中。

唐代的吴门重地

唐初，娄江口一带属江南道苏州昆山县管辖。其时，由于长江中上游人为开发垦殖的加强，江流挟带泥沙在入海处迅速淤积。武德年间（618—625年），长江河口段浮动沙洲露出水面，使长江入海主流分成南北两支。那时江流入海以北支（靠海门一侧）为主，南支因江流通过相对少而利于泥沙淤浅，故娄江口一带陆地较快向外伸涨，至开元年间（713—741年），娄江入海口向外推进了1.5公里（至今新镇村江堤一带）。由于河口段泥沙不停地受海潮顶托，使浩荡的娄江水道变得“水流散漫，未能归一。”宽阔的娄江故道沙丘延绵，发育成南侧由顾泾入海的娄塘和北侧由境内入海的娄江两条大体平行的河道。北侧的娄江“宽四五里，水势盛大，海潮一日夜两信，唐世可达郡城（苏州）。”^①

唐代全国大一统，江南得以开发，娄江口渔业兴旺，已从东晋南北朝时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影响周边的大渔村。长江入海口盛产的海货、江鲜、鱼虾等远销苏常一带，沿海广袤的咸性滩地唐代开始辟为盐场，灶民煎盐，销往江南各州县。诗人皮日休在苏州任官时到过娄淞沿海地区。他在《吴地苦雨诗》中描述：

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海滨。

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

唐中期开元盛世时，江南地区物产丰盛。太仓冈身外大片苇

① 明·张采《太仓州志·水道》。

塘草滩逐渐辟为良田，户口增殖，人烟渐稠。“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长安京畿地区和北方幽燕边地仰仗江南粟帛。娄江口则成为“西连苏州郡城，东接巨洋，带江控海，交通便捷，漕舟之津”。因以海道转运漕粮、帛货而著称，渔村漕漕口因此而得名。杜甫诗曰：“云帆转辽海，粳稻出东吴”，“吴门转粟帛，泛海临蓬莱”。可见唐代娄江口作为苏州通海门户——“吴门”已经确立。明代邑人桑悦在《太仓州志》卷十中记述：娄江漕漕口“实为开元、天宝间尝致东吴粟帛馈于渔阳之地也，然载籍失其纪欤！”。唐代娄江口作为吴门，不仅有漕艘海运北方边地，还有漕艘溯娄江西进，经昆山、苏州入运河，过长江转邗沟、永济渠，远至京都长安地区。其时“吴中富商大贾，贱稻粮，赚丝帛，坐邀厚利”。而秦晋一带则有“辇越而衣，漕吴而食”之说。

唐代，娄江口作为江南大都会苏州的通海门户，依稀可见接待过远洋船舶的痕迹。史载唐朝已与高丽、新罗、百济、倭国等海外诸国及夷洲、南海等边地海上交往，番夷海舶大都通过长江口进入，经大运河到达唐都长安。日本遣唐使自贞观四年（630年）至乾宁元年（894年），历时264年中共遣使19次。日本资深历史学家宫本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指出：“（日本）前期遣唐使从长崎起航，北路涉黄海于山东登陆为主，后期则以南路泛海入长江口由扬州、苏州、明州等港湾泊岸，再经大运河趋唐都长安”。其中开元年间的三次遣唐使明确记载，由苏州附近港湾入海启程返回。^①那时，苏州入海港湾最便捷的当推“吴门”娄江口，其次才是淞江的青龙镇口和常熟福山港。由于宫本泰彦提供的史料并未实指，且娄江口又仅是一个渔村，作为海港尚在孕育之中而并不出名。但漕漕口有一条古老的“水带桥”可以佐证。唐时，中国称日本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据说是东邻日本遣唐使经过后留下的桥名。

唐代，娄江下游文化昌盛，诗人元稹、杜牧等曾畅游娄江，

^① 宫本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89页。

留下不朽的诗篇。娄江沿岸众多的渔村建有佛寺，如太仓的报恩寺院（后改称隆福寺），陆渡的崇恩禅寺，漕漕口（浏河）的灵慈寺等。《中吴纪闻》载，昆山县东 36 里，有地名黄姑（今娄江南岸黄姑塘），相传唐时曾有牵牛、织女两星降于此。织女以篳笕划河，名百沸河，河水涌溢，牵牛不得渡，见群鹊引以为渡，使之相会。乡民奇之，遂筑乌鹊桥于黄姑塘上，并立祠，名织女庙，塑牛郎织女二像祀之，香火犹盛。美丽动人的传说，展示娄江口一带深厚的人文底蕴。

宋代娄江口海港初成

五代两宋时，长江南岸陆地继续在向外伸展，娄江入海口明显向东位移，西距漕漕口已达 6.5 公里。娄江漕漕口由海口港湾变成河口港湾。907 年，镇海节度使钱鏐在唐末藩镇割据战中占领浙东福建一带 13 州建立吴越国，后又派武将顾全武攻占浙西苏松地区，娄江口属吴越国中吴军昆山县所辖。钱氏政权治理苏松地区达 70 余年，时娄江、淞江滨海地区常闹水旱灾害，钱鏐保境安民，善治水，民间称他为“海龙王”。吴越国专门设立都水营田使，组织“撩浅军”，下辖 4 部，每部 8000—10000 人。“开纵浦通江达海，又在纵浦的两侧，挖横塘以分水势。浦塘筑成后再带领百姓开挖泾沥沟浜，因势利导，井而成圩田”。这样娄淞地区形成了密集的水网，引众多的毛细支渠入田野，使水流匀布而缓泄，尽得灌溉之利。滨海大片受咸潮侵蚀的沙碛滩地渐成良田。这就是后人称赞的“五里一纵浦，七里一横塘，水行在圩外，良田成圩内”^①的治水工程。又在通江河口置闸堰，控制水位，即使发生旱涝亦可保收，致使娄江口一带岁岁丰稔，遂成鱼米之乡。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吴越国末代国君钱俶纳土归宋，娄江口属两浙路苏州昆山县辖。由于长江河口段娄、淞诸江

^① 宋·郑亶《水利书》。

河受海潮顶托的影响，泥沙淤塞河道，不易疏治，宋初设立开江指挥营，大力拓浚，娄江口因此“岸宽水深，势若大海”。景祐元年（1034年），浙西大水。苏州知州范仲淹亲至海滨，率兵民开茜泾等五大浦，拓漕漕塘以通娄江，置闸屯兵，运粮司贸，^①漕漕口渔村遂成市井。《风俗通览》载：“市井者，至市鬻卖须先于井上洗濯，令其鲜活，然后入市也。”漕漕口集市最初是“旷地而聚，市罢而散”的渔村草市，主要是鱼摊、盐埠、粮市和货贸。这是商品交换的最初状态，是市镇的雏形。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多，街道的形成，漕漕口“市易民稠，潮涨通海，舟舶交错，异货盈衢，人无饥馁”^②。因有海舶商旅寄寓，故设有修造船舶的船务、易货的榷场和管理海贸的关市。集市上还有茶肆、酒坊、客栈和杂耍等，人流接踵，商铺高悬市招，有都尉登旗楼视察货物交易，有巡检使监管集市治安，漕漕口市井呈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景象。

古代港口的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大都先后经历自然、半自然、人文三个状态。宋代是长江口近海地区港口群起的时代。长江口南岸有黄窑港、福山港等，娄江港口的萌生则靠的是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丰饶的物质财富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漕漕口集市的出现，并有相当数量的海贸物流聚散，是娄江港口形成的重要标志。北宋时出入娄江口的海船大都来自江淮、胶莱、闽浙沿海一带。“凡海船市易往来者，必由此（漕漕口）而转西，过太仓、昆山抵达郡城（苏州）之娄门。”^③众多海船出入娄江口，使它作为江南大都会苏州的通海门户的地位得以牢固确立。平江（苏州）府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造船中心之一，能建造神舟、客舟、座船、纲船、马船等各类海船。据徐兢《宣和高丽图经》记载，海外各国使节来访，赐坐华丽的神舟，随行吏胥则乘“客舟”。漕漕口作娄江下游新兴的港口集市，有官营船务（修船场），也有民间船务（造船场）。“凡滨海之民所造舟楫，乃自奋其力，

① 清·金端表《刘河纪略》。

② 宋·朱文天《吴郡图经续记》。

③ 明·张寅《太仓州志》。

兴贩牟利”^①。民船则有沙棠、云母、采菱、鸣鹤、清旷等名号，船型大多轻捷，便于江河运输。货物集散以粮食、丝麻、食盐、海产、鱼货、陶瓷、土产等为主。值得指出的是《宋书·日本传》载，嘉祐七年（1062年），有新罗海船，淳熙十年（1183年）又有倭国商艘入娄江口到达平江的记述。这是娄江港口接纳海外商艘最早的实证。

南宋初皇室南渡，为抵御金兵铁骑南下，抗金将领张浚率陆师扼守娄江口至苏州一线，名将韩世忠则率水师驻扎娄江口到淞江口江湾一带。其时娄江口为兵防重地，韩世忠筑将台，操练水军，“分立凌波、楼船两军，统领海鳅、哨马、双车、十棹、大飞、旗捷、平波、飞马等舰只。”^②在兵戎相扰的年代，使娄江口一带得以安宁。此时不堪忍受金兵蹂躏的北方移民大批涌入，在娄江口南侧形成一个叫张家行镇的聚居地。这是一个“兵民杂处”的海口集市，以海贸为主，兼有兵防之责。南宋政权与北方金国划淮河为界，剩下半壁江山，南宋政府严禁商民贩运货物特别是稻米去北方，故娄江口北洋海船绝迹，而浙东、闽台等南洋商船则较多出入娄江口，载来赤糖、冰糖、药材、生漆、香料及奇珍异货，携去大批粮食、丝麻、陶瓷、茶叶、纸张及铜铁制品等。《吴郡图经记》载：“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市也”。亦有大胆商民贩运货物去金人统治下的北方港口，以致“沿海奸民豪户，广收米斛，驾船出海贩私，获利数倍。”^③张家行镇为海船寄寓的港湾，与长江河口段的西沙、姚刘沙、崇明诸沙岛相近为邻，沙岛居民视娄江口为门户，纷纷驾船对渡，携货溯娄江西去平江府，谋鱼盐粮帛之利。南宋中后期，有叛将邵青率部占据崇明岛，骚扰娄江口一带，被大将刘世光挥师讨平。又有巨盗毛鼎等率徒剽掠娄江口滨海地区，“出没莫辨踪迹，百姓惶恐度日”。鉴于滨海盗贼益炽，南宋政府于嘉定十年（1217年）分昆山之半，划娄江以南之地，置嘉定

① 张炜《中国古代造船业之盛衰》。

② 《宋史·兵一》。

③ 张炜《中国古代造船业之盛衰》。

县，派重兵扼守娄江口，专治群盗。南宋末年，娄江淤浅，据传崇明三沙刘姓岛民耗巨资力拓娄江，百姓咸感其德，遂呼娄江为刘家港，或刘家河，其实当地人“娄”“刘”音谐，“江”“河”同义罢了。

元代海运漕粮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主忽必烈遣将士攻占娄江口。次年，招纳盘踞崇明三沙强人朱清、张瑄一伙。十三年，朱张奉命领舟师由海道助攻南宋都城临安，得手后又将宋宫库藏图册、秘籍由海道运至京城大都。元初，娄江下游称刘家港，属江淮行省浙西道平江路昆山州辖。由于北方大都地区仰仗江南粮帛供给，且当时大运河又局部阻塞，元丞相伯颜遣熟悉海道、富有航海经验的武略将军朱清、水师提督张瑄与总管罗璧以刘家港为基地开创海运漕粮。“维我皇元定都幽朔，既大一统，故乃募百万斛之粮，给以千万骑，使百司庶府之禀资有所储”。^①至元十九年（1282年），命造平底大海船60艘，首次运粮4万6千余石。时年十一月从刘家港入海，经通州海门界，过黄海沙屿、万里长滩，抵淮安府盐城界。略海州府东海界，继而北上沿海旁屿入密州府胶州界，放灵山大洋，投东北，历浅沙，行月余至成山角。转西经刘岛、沙岛后，再越莱州大洋，至直沽（天津）杨村码头，时已是次年春三月，计水程13350里。^②以后数年海运漕粮的航线亦如此。二十四年，朱清劝喻上户（富家）捐资开浚刘家港，自娄门导娄江水，于刘家港入海，使之水势顺下。其时，刘家港“面宽二三里，入海处逐渐展阔，潮汐汹涌，可容万斛之舟。”^③时江浙十二府（州）数百万粮帛汇集于此，成为元代海运漕粮的重要基地。二十九年，朱清等又辟海运便道，漕艘自刘家港开洋，过崇明三沙，出长江口后东北行，穿沙嘴，越大洪，

① 明·桑悦《太仓州志·卷十》。

② 明·张采《太仓州志·海运》。

③ 明·王鏊《姑苏志·卷十二》。